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如此京華
第三十三回 良宵豔曲飛越夢痕 拉絳掇梯詼諧世故

第二卷第一回的登場主人便是著者的朋友吃肉頭陀。一天，他在北京南味齋酒喝多了，人家拉著他中和聽戲去。他一到戲園裡倒頭便睡，恍恍惚惚像在什麼地方聽戲的一般。門簾一起，便有個容華絕世的美人走上場來。見他寬裳羽衣，玉翹金雀，一步步如垂柳著風，漾到春光深處的。唱著四句道：玉宇瓊樓天上，紙灰血淚人間。勸君忙裡且偷閒，參透貪嗔癡戀。

兩戒河山如夢，百年功罪猶懸。芳菲自惜損華年，付與殘編斷簡。

頭陀聽了這一折《西江月》，不住點頭贊歎，卻自己問著自己道：「這是出什麼戲文呢？」正想著，只見台上湧出一座絕精緻的花園來，一樹桃花，正含葩欲吐。那人摘了一枝，向著他唱道：

〔南呂〕〔步蟾宮〕團香搓粉瓊枝豔，費工夫天公裁剪。為樓頭春懶曉妝人，來替花容裝點。

頭陀聽完了這一隻，不覺驚歎道：「這不是明明說著國事，卻借著桃花，譜此豔曲。」美人又唱著第二隻：

〔瑣窗繡〕是劫後生成埋玉緣，似萍痕絮影，浪跡年年。護花鈴底，盡流鶯喚遍，露一縷春光消息。

又留得春光幾日，供愁人眼前消遣。

頭陀歎道：「佳人猶舞瓊台月，已報周師入晉陽。誤國的何止一人！只現在大錯已鑄，天道難回，就便悔過恐也遲了。」正想著，那美人又唱第三支道：

〔繡帶引宜春〕輪與他樓頭春鏡，陌上香鞦。收拾起畫舫珠簾，打當著酒香歌豔。深淺，妨他紅上櫻桃靨。占盡了韶色閒香，博得個酒闌人倦。一剎時紅雨纖纖，因懨懨塚冷埋香，慘淒淒人來別院。剩枝頭綠肥紅瘦，綺恨年年。

頭陀聽了這一隻，不覺悲從中來，不住的咀嚼著「綠肥紅瘦，綺恨年年」八字，道：「人事無常，滄桑萬變。就是僥倖成功，到頭自問，也不過像這桃花空留綺恨罷了！」正想著，忽見台上風過處，將一樹碧桃吹成紅雨，一瓣瓣飛入個池潭裡去。那美人臨水徘徊了一回，唱第四隻道：

〔東甌連〕風過處，春去也。流水天涯夕照天，教人忒覺春光賤。托游絲黏花片，怕經紅怨綠愁邊。

已成滄海桑田，玉樓人去恨綿綿。

那美人才唱完，忽然台上燈光全息，一陣風奔雨走，座中颯颯，居然有無限秋氣撲上心來。頭陀不覺忽然變色。忽聽得台上隱隱唱著尾聲道：

〔尾聲〕天公不管人憔悴，特地的團絲作繭，造作窮愁付箇編。

頭陀聽到這兒，看到這兒，不覺將手向桌上一拍道：「誰實致之，而至於此。」手才拍下，忽聽得豁瑯一聲，有一個人拍著他大笑道：「睡夠了，又該發脾氣哩。」頭陀經這一驚，驀然醒來，模模糊糊的見台上正做著韓奎喜的《虹霓關》呢。

桌上的一把茶壺已被他拍翻，自己一件寧綢棉袍上淋漓瀉沾了一大片的茶漬。因失神落智的向著隔座的朋友道：「做什麼呀？」他原坐在台前第一行上，韓奎喜這時正串著辛夫人，同王伯黨陣前調戲。猛見台下一個牯牛般的肥人，形容古怪的從睡夢中將茶壺潑翻了，還問人做什麼，不覺回眸一笑。頭陀撫掌道：「不有此夢，怎贏得美人一笑！我吃肉頭陀今天犧牲了一領■袍，消受得無雙豔福哩。」說完也不去顧棉袍上的茶漬，竟低首沉吟，默誦起夢中的曲文來。

那知這一句話不打緊，卻惱了一位滿頭白髮的少年。這人的歲數，差不多比著台上的韓奎喜至少也要加上兩倍。只他生來有一種古怪脾氣，最不服老。除了頭上的白髮、面上的皺紋是老天掌著大權，沒法違拗的，其餘總沒一件不曲盡少年態度。

穿的是窄袖淺色一字襟密行團鑲的衣服，敷的是夏士蓮雪花香粉。這且不要說他，最惹人肉麻的，有時見了奎喜，還趕著叫妹子，自己竟屈尊紆貴的稱小生呢。他是沒一天不到這園子裡的，沒一天不坐在第一排上的。蹣著腳兒，撐著眼兒，一見奎喜出場，便以一顰一笑專來供他賞鑒的一般。其餘滿園子的人，在他看來，不過是托底字下，隨從鼓吹的一般。今晚突然見奎喜向吃肉頭陀一笑，接著又聽見吃肉頭陀說出這無雙豔福的話來，真是鑽心刺腦，把幾根白髮氣得根根欲豎。想要發作起來，卻又看著那台上的奎喜，妖豔旖旎正做得神采飛揚，怕亂了美人心曲。只得長歎一聲，盯了頭陀一眼，咬著嘴唇忍痛不語。

頭陀卻那裡理會得到，立起身來向著回來的人道：「你自看著罷，我回去錄一篇絕妙的文章，給你明天酒呢。」說完，徑自出了園子。

不管東南西北，一直撞過了一條街，才仔細看著衛衙口的牌樓。自己止不住笑道：「呸，摸了半天，才知是金魚衙衙，再一直下去，怕不出平則門去。」因喚了輛皮輪，回到自己寓裡。興與頭頭的燈別亮了，墨磨濃了，筆提起了，想要寫，忽然自己問自己道：「那夢中唱的是什麼呀！第一句是什麼呢，是什麼曲文呢？呸，一個字也記不得了，還寫些什麼！不如睏他一覺，到明天再喝個爛醉尋夢去。」說沒有完，筆還在手裡，早已齣齣的睡著了。

糊糊塗塗的鎮（整）忙了一夜，到明日醒來，早有個人拿著帳子，指著他笑道：「呸，日高猶是不明眸，你好醉醉。」

頭陀將手拭著眼，一骨碌豎起來看時，見正是知己的朋友，昨日同著入戲園的杜丁卯。忙起身下牀，自有人來伏侍他洗漱。

頭陀一面洗臉，一面笑向丁卯道：「這樣早就來了，昨天都（多）半是宿在衛衙裡的了。」丁卯道：「呸，人家差不多吃晚飯了，你還說早呢。」頭陀不覺一愕。看壁上時計時，真個已指到三點半了，不覺猛記起一件事來道：「了不得，我今天約著個人，上午十時見面的。不想竟昏睡了。」因問著當差的道：

「有人來過沒有？」當差的道：「人沒來過，只內務部齊老爺卻打過電話來，說上午等了許久，沒見爺去，今晚准在團雲閣家碰頭。」頭陀笑道：「我早知他等得不耐煩呢。」丁卯道：

「不是齊東野麼，他如何居然找起你來？」頭陀歎道：「那裡有什麼事，不過又要變著方法，多買幾只走狗罷了。」丁卯道：

「他不是現在在黃開寶面前很紅的麼？你是個歌場德懶漢，酒國荒唐鬼，便要收買走狗，也輪不到你啊！」

頭陀此時盥漱已畢，抽著口雪茄煙笑道：「你說我把給不到這走狗兩字麼？不知這『吃肉頭陀』四字，還是經黃總長硃筆圈出，特委齊東野來按圖索取的呢。」丁卯聽了，愕然不解。

頭陀歎道：「癡兒，癡兒！我吃肉頭陀做了半世的名士幫閒，文場供奉，大江南北，故人不少。現在天開洪運，什麼都有，只少了幾篇堂皇冠冕的文章，幾個有文無行的名士來妝點聖功。

這拉絳掇梯的能手，除卻我吃肉頭陀，還有那個呢？」丁卯停了一回道：「你究竟去不去呢？」頭陀道：「這種風流罪過，那有不造的……」說沒有完，忽聽得窗外拍的一聲，把兩人嚇了一跳。真是：